

广西
来宾 盘古文化丛书
GUANGXI LAIBIN PANGU WENHUA CONGSHU

风流

FENGLIU HUANGHUN

黄昏

龙志◎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来宾盘古文化丛书

GUANGXI LAIBIN PANGU WENHUA CONGSHU

风流黄昏

龙志 著

FENGLIU HUANGHUN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黄昏/ 龙志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1

(广西来宾盘古文化丛书/卢运福主编)

ISBN 978-7-219-06308-8

I. 风…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9521号

责任编辑 / 张平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965 × 690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17 字数 260千字

2008 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南宁大板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000册

ISBN 978-7-219-06308-8 / I · 1102

定价: 186.00元 (全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龙之大志 (代序)

黄少崇

我们都叫他龙头。

一是他年纪比我们大一些，二是他资格比我们老得多，三是他在某局任职，是个名副其实的“头”。称呼他龙头，一是承认他的年龄，二是服气他的资格，三是尊重他的职位。

这个龙头就是这本集子的作者龙志。

这个名字起得很好。龙志，龙之大志，他父母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显然是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认识龙头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那是在1985年的秋天，我们一起就读于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报到时我被分到二楼的一间宿舍，是个三人间。我和另一位室友先住下了。后来有人进来了，身着黄绿的公安制服，是个“老派”。该“老派”身材高大，壮实，天生带有一种豪爽之气。该“老派”就是龙志，当时我们叫他老龙。由此开始了我们三年的同窗、同居生涯。

我跟他同一个房间住了三年，也接受了他三年的谆谆教诲。我的大大小小的进步跟他是分不开的。这么说吧，从大的方面说，比如我入党，是他培养、介绍的，从小的地方讲，我喝酒也是他教会的。从政治前途到日常生活，他对我的关怀既是领导式的又是兄长式的——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

老龙在我们班上是属于年岁较大的那一系列，在班上当支部书记。他是从一个乡派出所任上考来的。那时我年纪很轻，缺乏阅历，没有看人的眼光。看到一个一介武夫的“老派”也来读书，而且还读的是新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及至考试，发觉他学习有些吃力，但很认真，临近考试时捧着课本躲到学校后面的竹林里死记硬背。而那时我仗着年轻，对功课几乎不用上心，时间多得不得了。于是就继续将自己的文学爱好进行下去。谁知道老龙竟然也感兴趣，在功课之余也跟着舞文弄墨。老龙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果然。没过多久，他的小说就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出来了。

同样的爱好以及接近的性情让我们相处融洽。我教他一些应付学习和考试的招数，他则教我一些提高谋生能力的知识（比如待人接物）和技能（比如喝酒）。这让我们两相得益，因此交情日深。我对他的了解就多了起来。

老龙一生坎坷。我从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了解到他以前的许多事情，但与他后来的遭遇相比，前面的坎坷简直就不是坎坷。他毕业后回到县里，先在组织部扛摄像机。他近一米八的个头扛着个M3000的小机子的形象我没见过，但可以想象得出那种滑稽样子。老龙就以这样的形象在全县大地上走来走去，终于被伯乐发现了，将他放到他原先当派出所所长时呆过的那个乡当党委书记。老龙真是条龙，他把那个乡当做他展现龙威的龙潭，终于搞腾出一番可以称得上辉煌的政绩。县委换届时，老龙这条真龙一飞冲天当上了县委副书记，老龙变成了龙头。不久，龙头到柳州市挂职锻炼，之后又回到本县继续当他的副书记，后又调到一个风景秀丽的某县担任副书记，看起来官运亨通。但不知怎的，往后他的运气却奇差，生活里发生了一些重大变故。在官场上也因为种种原因发生了变故，让满怀龙之大志的他搁浅于泥潭之中，龙头被迫卸下官职，满怀疲惫，黯然逃离了那片好

风景。一逃就是两年。

面对这样的境遇，即便是真龙的老龙，也难免会有消沉的时候。其间我跟他通过几次电话，算是给他打气。他有时恹恹的，听得出他有些灰心。不过真龙总是真龙，潜于水中久了总会有腾云之时。果然，两年期满，老龙又重跃龙门，到当时的地区某局当了个副局长——后来官升一级，担任该局党组书记，不久，又受命担任局长。

人到中年了，但龙头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风格依然如故。他喝酒起来不要命依旧，工作起来不要命依旧。他的豪爽让很多人深深佩服，也让一些人大为不爽。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龙头的这个禀性不因官职的升迁和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变，反有变本加厉之嫌。他最大的特点是真心做人，掏心对人，尽心做事。他周围的人怕他的大有人在，不怕他的人也大有人在。怕他是怕他的真心和掏心，不怕他也是因为他的真心和掏心。但怕他的人实在是因为不了解他，以为以他如此刚烈的禀性，怕得罪了他他会给自己小鞋穿。殊不知，龙头骂人骂过就过了，绝不会对任何人记仇。对自己帮助过的人，从来不需要有什么回报，在他这里，能够给十分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他来说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要说他能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恐怕就是对帮助别人而产生的乐趣了——就是所谓助人为乐的“乐”。相反，倒是他对别人的恩惠时常铭记在心。在某个场合，有人提到某老领导的女儿将跟他搭档工作，他立刻毫不掩饰地说，好啊，她是我的恩人的女儿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闻此我有些吃惊。某老领导曾经身居高位，早退下去了，在很多人看来，早已是明日黄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就算他曾经对龙头有过知遇之恩，你龙头铭记在心就是了，需要报答的默默报答就是了，何必自己说出来？怎么一点城府都没有？这一点，连不在官场混的我都能看出来，而久居官场的龙头当然是更加明白的。可他连稍加掩饰都不肯，“恩人”两字脱口而出，似乎此话早憋在心，说不不爽。后来仔细一想，这样的话也只有龙头这样的人才肯说出来，他心底坦荡，不需逶迤曲折，要说的话他就说，根本不在乎旁人是怎么看的，这符合他真心做人的性情。有一件事，值得一说。去年的某天，龙头回到他的故乡，在县城碰到一个人，觉得有些面熟，像当年的一

个老熟人，就上前招呼，果然是他。该老熟人当年在龙头工作的乡里算个人物，现在已经很落魄了。龙头见到他时，穿着寒酸的他正在街边捡拾别人丢的菜皮，准备拿回家喂兔子。这样，龙头就恭敬地请老熟人到就近的饭店，掏钱请他吃饭。酒足饭饱之余，老熟人说，想不到这么多年了，我这么一个落魄的人，竟然得到你这么一个人有身份的人这样平等看待，实在想不到啊！老熟人的感慨，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龙头做人的坦荡。说实在的，在当下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时代，没有多少人能在风光的时候会主动去理会一个已经处于社会最底层、早就没有了任何交往的“老熟人”。

这样的举动恐怕不止这么一次。这是他一贯做人的准则使然。

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从政之余，龙头竟然将丢了10多年的写作又捡了回来。而且，他的写不是那种附庸风雅的写，随便写写一些应景的所谓散文、游记什么的。他写的是小说，是那种真正的写。在工作时间，他是个兢兢业业的国家公务员，认真负责地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业余时间，他是个沉迷在自己心灵世界里的写作者，呕心沥血地演绎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每每晚上公务或应酬完毕之后，龙头一个人趁着雅兴，在狭窄、简陋的租借房里，猫在电脑桌前，用粗大的手拿着一根细细的手写笔在电脑手写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爬着格子，写上那么千儿八百字；或者是在每天一大早，当人们还在沉睡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起床，利用这段时间，继续猫在电脑桌前写上那么六七百字……就这样，龙头利用这些有限的时间，重温多年以前当作家的旧梦。还别说，他这么一“温”就“温”出了成果——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明证。

作为国家公务员，他是称职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他是成功的。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大大的纸箱，里面存放着他获得的各式获奖证书。其中的一半是工作中获得的，另外的一半是写作上获得的。这么说，他的公务时间和业余时间都是充实的，都是硕果累累的。

本来，像龙头这样的人物，出集子应该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譬如，起码得找一个省内有名望的名家题题字、写写序什么的。很多同道，包括我自己，也多次劝他这样做。可他说，名家不是找不到，但他没有这样的

想法，他认为，让对自己比较了解的人来写序，不是更有针对性、也更亲切吗？于是，他竟然就叫做老弟的我来给他写序。这个任务颇让我费了一番踌躇。好在我比较了解他，就按照我的了解写下了以上的文字。至于能不能让他满意，能不能让读者读了之后对龙头这个人以及他的小说的了解、理解有所助益，我是没有信心的。

按理说，根据多年的交往，我对龙头应该是很了解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对他还是不够了解。他自比为晚起的月亮，是寓意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自嘲自己的文字历程？我不明白，以龙头这样一种性情的人，在这样的商品经济时代，在这样的年纪，在繁忙的公务和应酬之余，何以能够将一颗心安在黄卷青灯之中？

龙头，你实在不能不让我钦佩。

看来，只有认真研读这本集子里的所有小说，才能窥见龙头的一些心迹。我将认真研读，试着深入了解龙头这个我十分熟悉的“陌生人”。

我知道，有时候，晚起的月亮常常是最为明亮的。

目 录

第一辑

- 02 张集的风花雪月
- 27 大笔山的故事
- 49 狗眼
- 74 风流黄昏
- 89 白底布鞋
- 128 笑也嘎嘎 哭也嘎嘎
- 142 那巴山风景
- 174 蚂蟥寨小事
- 191 远去的画眉
- 203 古钟

第二辑

- 240 张哥逸闻
- 243 除夕的爆竹声
- 247 茶岭怪事
- 249 秋雨之夜
- 251 劳改农场寄来的明信片
- 255 我们所新来个女民警
- 258 好小子
- 260 晚起的月亮(代后记)



第一辑

张集的风花雪月

来了一场风灾，桃花运就落到南山公社党委副书记张集的头上。

张集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年纪大了讨不了老婆，这种情况在那时候的南山属于很敏感的问题，说得难听点的就是政治问题，比如说是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或者是地主仔富农仔之类，哪个也不敢谈连婚结亲的问题。但张集不是，眼下他正是红得发紫的公社领导。很多人都为他着急，但他却是悠然自得，用本地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比如，公社管委会主任韦大猛挺热情地给他和妇联干事韦菊芳撮合，韦菊芳也挺乐意的，但是张集一见到韦菊芳那摩拉牛似的身架就晕眼。

这天下午，张集正在自己宿舍门口修锄头把。那时候有规定，公社干部每个月是要参加劳动十天的，而且竹箕扁担锄头之类的劳动工具必须自备。张集正在费劲地用“蚂蟥刨”刨锄头把的时候，抬头就看见供销社主任领着个年轻妹仔走进公社大院。张集一下子就傻呆了，半张着嘴巴愣愣地看那两个人。那个妹仔实在是很耐看，高挑的个子，细细的腰杆圆圆的屁股，浓密油黑的头发扎出两根齐肩的辫子，满月般的脸蛋很白净，走路步态优雅斯文，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林黛玉。张集停住了手中的活路，一直傻傻地望着这个在他看来是个天仙般的美女。供销社主任和那个妹仔进了公社组织委员的宿舍，没多久就出门回去了。他们前脚刚走，张集后脚就溜进组织委员的房间，对正在锁抽屉的组织委员敲了敲桌子，说，拿来看看。

组织委员一头是雾，使劲地眨着眼睛，问，要看什么？

张集说，装什么鸟疯癫，供销社主任给你的工作介绍信呢？

组织委员愣神一下，笑了，说，想不到张副书记的鼻子挺灵敏的，来了个骚货就马上晓得了。说着给张集丢了支烟，自己也点了支吸上，喷着



烟雾打开抽屉，拿出介绍信。

从来都是一上床铺就鼾声如雷的张集，这晚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电影也是一个星期才有一场，南山公社管委会机关干部晚上除了下象棋甩扑克，就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张集不喜欢下棋也不喜欢打牌，除了偷着看些古典小说，就是无聊得很，早睡就是他的习惯。可是这晚上他躺在床上咀嚼着周晓霞的名字迷糊了一下子，就梦见自己被韦菊芳拿着镰刀追赶，在惊吓中醒了。惊魂未定的他刚擦了把汗，就听到隔壁黄治斌的床铺吱吱嘎嘎作响，还伴随着人的粗重的喘气声。这种声响，让他浮想联翩，烦躁不安，他眼前就浮现出韦菊芳那对大大的白净净的奶子，紧接着肚脐眼下面的那个零件也跟着烦，蹦腾着让他急得直想撞墙。半夜里好不容易睡去，哪晓得老天爷突然刮起大风，呼啸的狂风呼号烦得他抓住棉被蒙上了头。

这阵风来得实在厉害，街头上那棵百年大树都被连根拔倒了，满街都是被狂风吹落的瓦砾。奇怪的是南山人民公社广播站的那根比鸟毛粗不了多少的高音喇叭电线却没有被吹断，街中心圩亭顶上的喇叭也没有被刮掉，天刚放亮，喇叭就开始响了，《东方红》雄壮的旋律响彻云霄。张集心烦气躁地翻身起床，抓过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扯出一支吸上。他眯着眼看那慢腾腾的烟雾，那烟雾里老是晃动着周晓霞靓丽的情影。

他竖起耳朵，隔壁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往日，公社党委书记黄治斌总是在广播站第一次播音的时候，也就是说早上六点钟就起床的，但今天却没有动静，没有听到木板楼踩响，也听不到他起床时习惯的咳嗽声。张集就挖掘自己的想象力，认为黄书记的老婆昨天下午探亲来了，久别胜新婚呀，他的身体肯定是乏力，不往死里睡才怪。

正当张集胡思乱想的时候，公社管委会主任韦大猛正在死命地往公社管委会所在地南山街踩单车。韦大猛是本地人，家在南山街西不到十里远的乌鸦村。老婆身体不好，长年都是咳着喘着，在生产队里做工只能拿附带劳动力的工分，几个孩子，大些的都有些傻呆成不了气候，小的正在念中学、小学。晚上公社里没事韦大猛都要回家，喂猪种菜打柴火什么的都得帮着家里干，都五十多岁的正科级（那时候叫正区级）领导干部了，还

是老农民似的死命忙碌。半夜里他正在自家的自留田里灌水，这狂风说来就来了。庄稼倒伏了，房顶掀掉了，他跑回村里，先叫起老婆孩子管住自家的畜禽，又吼起乌鸦村的队长们，组织社员抗灾自救。现在，他叮叮当当地踩着那辆破单车，心急火燎地冲进公社院子，一直驶到张集黄治斌他们住的木板楼下，扯开粗喉喊：黄书记！黄书记！听听没有回音，把单车往墙根一靠，就咚咚地往楼上跑。

张集提着个木桶正要下楼漱口洗脸，就把韦大猛挡住了，说，书记正在做早操哩，你喊什么喊？

火都烧屁股了，还有精神做早操……韦大猛说着一想不对，就盯着张集的眼睛，放下脸说，你大小也是个公社党委领导，讲起话来总是疯疯癫癫的算是个什么体统？又要蒙骗耍我呀，我们几时见过黄书记做早操了？

张集做了个鬼脸，接着笑嘻嘻地看着韦大猛脚。韦大猛历来都自己称自己是工农干部，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打赤脚，裤筒总是要捞到膝盖，而且都是以此为荣耀。见张集看他的脚，就骂你妈的我的脚是靛妹么，你看什么看？张集说你那臭脚能是靛妹呀？不过呢，我看你的脚上好像是爬了根牛卵。韦大猛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条手指粗的金边蚂蟥叮在左脚踝边。他骂了句粗话，弯下腰狠狠地朝蚂蟥吐了口唾沫，伸出手猛拍一下，蚂蟥就掉到木楼板上，韦大猛骂骂咧咧地抓起蚂蟥顺手丢进张集的木桶里，然后掏出烟包抓了些烟丝压到已经淌血的创口上。

这时候黄治斌已穿好衣服出了门，顺手轻轻地把门带上，问韦主任一大早有什么事？韦大猛一怔，立即用很奇怪的声音说，我的大书记呀，风灾把天都刮崩了你还不晓得？张集接嘴说黄书记夜里发梦游病只晓得鸟语花香哪里还懂得风灾地震。韦大猛踢了他一脚骂道，疯癫病怪不得讨不了老婆，没大没小不正经！黄治斌愣愣地瞧了他们一下，便抬头朝街中心望去。这地方是南山街的高处，木板楼上的走廊是向着大街的。这一望黄治斌脸色就发青了，好多房顶的瓦片不见了，露出黑麻麻横条扁角。

风灾？该怎么办？黄治斌话音有些发抖。

见他这样子，韦大猛心里就发笑，嫩鸡仔，还未学会打鸣呢。但他脸



上却不露声色，说，让我发话啊？见对方点了点头，韦大猛就转过脸跟张集说，张副书记，立即叫秘书通知全体干部职工，还有七所八站的头头，开个紧急会议。

见两个头头严肃了，张集就不敢再嘻哈，赶紧应声下了楼去。韦大猛跟黄治斌说，开会前我们两个是不是先拿个主意？黄治斌应声好哇，又犹豫了一下，说，我这里不方便，还是到你的宿舍去商量吧。

黄治斌到南山后，班子议事大都在他的宿舍里。那时候南山公社管委机关用房挤，别说其他干部，就连书记主任都没有专用的办公室，睡觉的地方就是办公的地方。韦大猛用奇怪的眼光扫了黄治斌一下，扭头就往楼下走。但他并没有把黄治斌往自己的宿舍里领，而是去了电话值班室。天未亮清，在房里坐得开电灯，韦大猛不想让自己多掏电费。两人进了值班室坐下，黄治斌说我刚调来不久，情况不是很熟，而且这种事我还是头一遭碰见，怎么弄法还请韦主任拿主意。

韦大猛卷了支“喇叭筒”旱烟吸上，喷出的烟雾把自己的脸罩得一片迷蒙。黄治斌看不清他是什么表情，只听他拉长声音说，书记你不会是考我的吧？你年轻有为，又是从解放军大学校园里培养出来的，怎么会拿不出处理意见？这话当然是带着刺，但黄治斌装糊涂，笑容可掬地给韦大猛讲了一堆恭维话后还是让对方拿工作方案。韦大猛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付自然灾害的第一步工作很简单，组织干部职工，分几个组，让公社领导带队，先调查灾情再说。

灾情调查汇总的结果，到中午时分就出来了，黄治斌看罢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次风灾仅是局部性的，也就是以南山街为中心，波及南山大队的六个生产队，没有死人，只是瓦片砸伤了几个人，都让生产队干部送卫生院了，总的来说损失不算很大。韦大猛找黄治斌商量，提议把报表再调整一下，在牲畜、农作物和社员房屋的损失方面的数字再往大里调调。黄治斌听了一脸疑惑，问，为什么要调，怎么不按实际上报？

韦大猛犹豫了一下说，国家划拨的救灾钱粮没用本，社员群众多点补助有什么不好？听了这话黄治斌就严肃了，说，照你这意思不就是谎报吗，谎报是不是政治问题？韦大猛被唬住了，说不出话来。但他心里却骂

黄治斌实在是嫩水，脑子短根筋，又骂县委领导瞎了眼睛，怎么派个黄蛋毛未褪的娃仔来当南山的书记。南山的书记是那么好当的么！见黄治斌还要说话，韦大猛黑着脸说，你是书记你说了算！说着便转过头，气哼哼地朝饭堂走去。

那时候的公社干部家属大都在农村，少有的双职工也是两地分居的多，因此公社的干部职工在机关里大多没有“家”，统一在饭堂开饭。每人每餐四两米，用瓦罐装着蒸。不是节日和星期六，食品站不动刀，饭堂的菜是没有荤腥的，只能是每份五分钱的瓜菜。

今天中午饭的菜就是一小碟空心菜。韦大猛望了正在吃饭的大伙一眼没有见到张集，就问张副书记这只滑头鸟飞到哪里去了？妇联干事韦菊芳说，听说他上街吃米粉去了。

二

张集是在饮食店吃米粉，而且是猪肉粉，这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美餐。一碗猪肉粉一毛两分钱，这对于每月才三十元工资的张集们怎么不显得珍贵呢。南山饮食店是供销社的一个门市部，整个南山就是这个门市部有资格卖米粉搞饮食。那时候私人是不能干这一行的，干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集去饮食店吃米粉当然是借口，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见那个刚分配来的周晓霞。

他忐忑不安地踏进饮食店，一看，冷清得很。今天不是街日子，加上出了风灾，饮食店里吃粉的人不多。他没有看到想见的周晓霞，心里有些失落，买了米粉正张望着找位子坐，蹲在大门边那张桌子旁抹着嘴喝酒的那个矮个子老人就笑呵呵朝他招手。老熟人了，张集当然认得这个牛皮棋王，南山街的老酒棍，平时喜欢下象棋，水平臭屎之极却自封是南山棋王。他以前开过理发店，后来被当做资本主义典型批斗了几回就不干了，索性凭着在部队里当干部的儿子每月汇给他的生活费，天天到饮食店来，带着从供销社“走后门”买来的糖泡酒就着一碗米粉几颗花生优哉游哉地



过酒瘾。

张集端着碗走过去，刚坐下，棋王就说张老弟来搞两杯要不？见对方摇头，他就神秘兮兮地说夜里这场风来得有些怪，跟遍山的竹子开花一样，这种天相，用古时候的话说是皇帝要驾崩，要改朝换代……张集听着吓了一跳，压低声音说这种砍脑壳的话你也敢讲！棋王声音可不低，说我根正苗红，三代贫农，革命军属，哪个敢奈何我？张集一身冷汗，眼下正是全国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紧张的时候，这种要命的话他不想听也不敢听。他赶紧撇开棋王，跑到卖粉窗口让韦阿姨给他加点猪肉汤。

韦阿姨大概是南山最胖的人了。那年代胖人不多，不像现在满街的不是啤酒肚子就是箩筐屁股。四十岁左右的韦阿姨人长得不高，肥胖得就像一头陆川母猪。她见张集要加汤水，托盘一样的脸就笑开了，说，加汤水不难，但你要得坦白交代，老实讲给阿姨听，近来有什么搞头？

张集晓得她话里的意思，无非是问他找上了对象没有。他笑了笑说，没有你韦阿姨帮忙，我什么搞头都没有。韦阿姨手拿汤勺敲着锅沿说，狼心狗肺，我帮的忙还少啊，可是你又把哪个看上眼了？张集又笑了一下，说，感谢你了阿姨，但帮忙总得要帮到点子上吧？

什么意思？你把话讲清楚点！韦阿姨不高兴了。张集四处张望一下，脸色有些发红，颤着声音问，周晓霞今天不上班吗？韦阿姨愣了一下，乐了，说，你这个狗屎倒是精明得紧，我徒弟刚到你就晓得了。说罢尖起嗓音往里头喊小周。

周晓霞正在厨房的天井里洗碗，听见韦阿姨叫唤，应声走了过来。韦阿姨神采飞扬地给周晓霞介绍了张集，说这位张书记是公社里最年轻最高文化最有能力最有水平的领导。周晓霞彬彬有礼地说张书记好，欢迎张书记到我们饮食店指导工作。张集手端着碗，满脸羞红，平时嘴利牙尖的他却说不出话来。韦阿姨可不管这些，继续兴高采烈地说，张书记你是刚认识我们小周的吧？告诉你，她跟你一样是县城里人，非农业！她是刚从县里分配来我们供销社的，她不单是年轻漂亮，人可勤快呢，洗碗扫地磨米浆样样能干。

周晓霞说，谢谢阿姨夸奖，我们当老五的就是要勤恳做工的。

老五？张集半张着嘴巴不解地问。

周晓霞数着手指说工农兵学商，我们做饮食的当然是商，不是老五是什么？听了这话张集立即去了羞涩，用筷子敲着碗沿，问经商是老五，那我们公社干部算老几？

你们什么都不算，只能是土皇帝。棋王在那边搭嘴说。

棋王胡乱插嘴，韦阿姨就不高兴了，说棋王你马尿灌够了也该去遛遛蹄了。棋王抹了一把满是油渍的嘴巴说，我晓得我坏了你的好事，女人做不成媒婆死了难过奈何桥呢，不过我得提醒你，你乔太守可不要乱点鸳鸯谱啊，小心韦主任找你划算盘。棋王说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扯着破嗓子喊了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酒足精神爽，得意地唱着走了。

棋王刚出了门去，韦菊芳就一阵风似的冲进门来，很夸张地大呼小叫，说张集同志变修了，放着饭堂的革命饭菜不吃，却跑到饮食店腐化来了。

韦阿姨是看不起刚从农村新招出来工作的韦菊芳的。她拉长声音说，哟，这不是韦妇女吗？吃碗米粉就是腐化呀，还变修呢，上纲上线啦？姨妈白送你一碗要不要？南山人称呼公社干部喜欢喊职务，领导就不用说了，一般工作人员也都是张民政李武装覃公安周广播黄电影地叫，以示尊重。至于妇联干事韦菊芳，明明是个女人，叫“韦妇女”就显得有点精彩了。韦菊芳自然晓得韦阿姨在挖苦她，但又不好发作，只是白了对方一眼。她转过头跟张集说，韦主任要你赶紧回去，有急事！

张集满身的的不舒服，刚跟周晓霞搭上两句话，就让这些人扯乱了。再说，在韦菊芳面前，他也有些胆怯。他赶紧放下碗筷，跟韦阿姨周晓霞她们告了别出了门去。两人出了饮食店，韦菊芳咬着牙骂了声肥骚婆。张集自然晓得她骂的是韦阿姨，就装着没听见。韦菊芳见他不吭气，捶了一下他的屁股，问，那个妹仔面好生，哪里来的？张集说没晓得，我也是来吃米粉时刚见到的。又说，你晓得我这碗米粉钱从哪来的吗，告诉你，是韦主任送的。

韦菊芳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韦大猛吝啬细毛，在南山是出了名的，